

目 录

接 彩 云

智擒美国狼

三 月 三



浙江人民出版社

5

讲故事

讲故事 ⑤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45 印张1 17/45 字数32,000

1965年3月第一版

196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0

统一书号：T 10103·284 定价：(4)九分



接彩云

人 儿 改 编

东庄公社东庄大队，有一位老年社员，名字叫王阿炳，今年六十一岁，人家都叫他“王老爹”。王老爹家里只有一位老伴，今年五十四岁，人家叫她王家大媽。两老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彩云，嫁到陈村，生下两个外孙，大的五岁，小的刚满一周岁。在东庄地方，今年六月初七到初九，要举行三天物资交流会。王家大媽要王老爹去接女儿彩云和两个外孙来家里“赶交流”。本来，接女儿回娘家，不过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想王老爹接彩云，却接出了下面一段不大不小的故事来。

話說这位王老爹，是东庄公社有名的好社員。他关心集体，热爱集体，为了集体的事情，往往会把吃飯、睡觉都忘記掉。几年来，王老爹眼看集体生产一年比一年兴旺，社員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心里甭比蜜还甜。一个人，心里高兴，身体也会好起来。王老爹虽然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但看上去脸孔紅冬冬，胡須白松松，还是蛮有精神；他是眼勿花，耳勿聋，背勿痠，腰勿痛，做起生活来劲道十足，真用得上“老年人越活越年輕”这一句話。

王老爹是第一生产队副业组的副组长。自从他担任这个工作以来，由于他积极带头，調动了全队社員的积极性，因而队里的集体副业搞得非常出色，真的是“猪羊圓溜溜，果木滿山头”，成为全公社副业生产的一面紅旗。前几天，队里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建設，把十五只一百七八十斤重的大肉猪卖給了国家。王老爹平日里早早夜夜同猪亲热惯了，搭搭摸摸，把猪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大离得开身。如今大猪卖掉，小猪一时还没有买进。王老爹看看猪栏空蕩蕩，心里感到交关冷清清。不过，冷清清倒是小事，王老爹想到沒有猪就积不起肥料，积不起肥料影响农业生产就是件大事情。可是眼前小猪比較缺少，一时里很难买到。为这件事情，队里特地开了一次会，要大家打听打听哪里有好的猪种。王老

爹更是东奔西走脚勿停，日思夜忖困勿熟。昨天夜里，王老爹盘算了一夜。天刚刚亮，他就不声不响地起了床，出門去想办法。一轉两轉，太阳已經升得蛮蛮高，办法还是想勿着。有心再跑几个地方去試試，忽然想起肚皮有点餓了，还是回去吃了早飯再說。

再說王家大媽，为人倒也热心热肠，直直爽爽，就是有啥事体想叫王老爹办，恨不得馬上就办到。今朝剛好有一件事，却寻勿着王老爹，辰光介晏了还勿见回来，心里就有些冒火了。原来王家大媽早有一个打算。因为听說今年这个交流会，比去年的还要鬧热，省里的杂技团，专区的越剧团，都要下乡来演出。王家大媽自从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心里就有了安排，准备到初六这一天，叫王老爹去接女儿彩云同两个外孙，到东庄来“赶交流”。今天正是六月初六，王家大媽本想吃过早飯就叫王老爹动身，想不到早上起床一看，王老爹已經无影无踪了。那末王家大媽为啥不早一天告訴王老爹呢？王家大媽晓得王老爹的脾气，要王老爹去干这种差使，如果早让他知道了，反而要推三阻四，不是装肚皮痛，就是装脚痛；倒不如临时来一个“突击攻势”，趁王老爹脚也不痛，肚皮也不痛的时候，当面交代任务，这时想装也来不及了。所以王家大媽一直沒有向王老爹提过这件事，只等今天早飯吃过，就突然攢下一支“令

箭”，叫王老爹馬上动身上路。偏偏王老爹一早起来就不声不响朝外跑，这是王家大媽沒有料到的。不过王家大媽晓得，王老爹一早出門去也跑不远，等一会总要回来吃早飯，到时候再叫他去接彩云。所以，王家大媽自己吃过早飯以后，就等着王老爹轉来。

王老爹边走边想，边想边走，不觉已到自己家門前。跨进門檻一看，勿对，王家大媽脸孔綳紧，手拿一只糠斗缸正在拌鸡食。王老爹走进門来，王家大媽头也不抬，口也不开。

王老爹看看“形势”有点紧张，恐怕弄僵以后，要耽誤去买小猪的时间，还是先陪个笑脸再說。他就笑嘻嘻地叫了一声：“彩云娘！”

王家大媽仍旧沒有抬头，鼻子里一哼，說了声：“你回来啦？”王老爹见王家大媽开了口，連忙說：“我回来了。”“你不在外边，回家来做啥？”王老爹一听口气勿对，心里想：要提高警惕，千万不可扩大场面。他就在一根凳子上坐下来，放低声音又叫了一声：“彩云娘！”

“叫我做啥？”“時間不早，吃早飯吧！”“吃早飯？哼！一大早跑到哪里去了？回家来就知道吃飯！米在桶里，水在井里，要吃飯自己去烧。”

王老爹晓得：王家大媽要他自己烧飯吃，不过是一

句气話，不相信，灶头上一只飯籃还在拚命冒热气。他肚里一轉，心想：也好，要我自己燒飯，我就来个苦肉計試試。他仍旧笑嘻嘻地說：“彩云娘，你叫我自己燒飯吃是不是？”“唔。”“我要是不燒呢？”“不要想吃飯。”“噯，这倒正好，早上起来我胸口塞悶悶地难过，到现在还没有好，是不大想吃飯。”“你說什么？”“我說早飯不吃了，到中午一起吃吧。”

“你早飯不想吃？”王家大媽一听说王老爹勿想吃，心里倒吃了一惊，就連忙拿了碗从飯籃里盛起滿滿一碗飯，从灶头搬过两碗小菜，朝桌子上一放：“你不想吃，亏你想得出来，昨天夜飯只吃了几口，今天早飯又不想吃，你是想成仙，还是想得道？吃，吃两大碗，少一口今天不放你过門。”

王老爹也不爭一碗、两碗，心想只要吃完飯就好出門去买小猪。所以王家大媽把飯一放，他捧起来就吃。就在王老爹捧起飯碗吃飯的时候，王家大媽却从眠床背后拿出来两条半新不旧的席子朝另外一张桌子上一攤，又到門外舀进来一面盆水，扯过一条手巾就“其古、其古”擦起席子来，直的擦了橫的擦，正面擦好又擦反面。王老爹一边吃飯，一边偷眼看看，心里有点奇怪，为啥老太婆眠床上的席子不擦，却另外拿两条席子擦得来这么起劲！要想問一声，轉念忖忖，还是不問为妙，

万一問出事情来，牽拉到自己身上，豈不是自找麻煩，倒不如趕緊吃好飯，也好脫身去辦自己的正經事情。却不料王家大媽把兩條席子擦好，轉過身来就對王老爹說：“快吃，吃好了飯去接彩雲。”“接彩雲？”

“對，兩個外孫都要帶來。船已經吊好在後埠頭。”

“我——”“我什麼？你曉得今天是初几？”“初六。”“今天初六，明天初七，你不讓女兒、外孫到家里來熱鬧熱鬧？”

不是大媽提起，王老爹這兩天一心惦記着買小豬，的確沒有把交流會的事情放在心上。本來，接女兒回娘家來趕交流會，也不能說是一樁壞事；不過，眼前隊里買小豬的事情沒有解決，自己哪里還有工夫去跑親戚？他只好對大媽說：“彩雲娘，隊里——”王老爹剛剛開口，王家大媽已經喉嚨啞粗：“用不到隊里、社里，今天就是要你去接彩雲。”“這——”“什麼這、那！我問你，你心里還有沒有彩雲這個女兒？”“怎麼沒有！”“有就好。我叫你馬上就走。”王老爹一听大媽已經氣勢汹汹，只好說：“我走，我走。”嘴里說“走”，人卻不動，脑子里拚命在想。想啊，想啊，忽然想到：今天要我去接彩雲，一路上走村過庄，正好讓我打聽打聽買小豬的事情，這個差使倒蠻好，弄得好可以一舉兩得。大媽看王老爹賴着不動，又光起火來：

“你究竟去是不去？”“刚吃完饭，你让我抽筒烟再走嘛！”“抽烟？不会到路上去抽？来回四十多里，去迟了怎么来得及？”王家大媽把两条席子卷卷好，朝王老爹面前一送：“带好，一条席子鋪在艙里，好让彩云和两个孩子在船上躺一躺，一条用竹竿撑起来遮太阳。”王老爹接过席子就走出門外去了。

“船搖得稳一点，轉弯、过桥要小心。”“知道。”“問問亲家姆，咳嗽病好了沒有？”“知道。”

“两个外孙都带来，不要带一个、留一个。”王老爹听大媽說話沒完，就趁势往埠头石上一坐。“怎么又不走了？”“等你說完了再走。”“好好，我不說，你快走。今天你把彩云接回来，吃晚飯有酒有肉，明天还請你同彩云一道看戏。喏，給你五角錢，路上口渴了好买个瓜吃吃。”

王家大媽站在埠头上，眼看王老爹把船搖过前面的三洞桥，才放心回进屋里，忙着收拾东西，单等王老爹接彩云回来。

王老爹搖着船穿过桥，繞过村，两只手加足“馬力”，拚命地搖，只听见船头上的水是“嘩嘩”直响。一口气搖了十里路光景，前面已到青林渡。这青林渡的渡口，靠河有一座凉亭。这时候，凉亭里坐着一个人。啥人？是一个木匠，姓张，人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字，都叫他一声张师傅。这个张师傅个子生得蛮高蛮大，紫铜色的皮肤，满脸是络腮胡子；两只臂膀露在外面，看上去象两根檀树棍。不要看他这副粗里粗气的样子，做起生活来，出手快，样子好，质量高，是远近有名气的，只要一提起“张木匠”三个字，大家都会夸赞几声。昨天晚上，公社里打了三次电话，找他来赶修一批农具。他接到电话后，一早赶到东庄来。不想走路太急，在一块蹊跷石板上扳了一脚，伤了筋。勉强又走了一段路，一只脚愈来愈痛，只好在凉亭里坐下来，想等脚痛好一点后再走。王老爹摇船过凉亭，张木匠正坐在凉亭里揉脚。两个人是老相识，现在一个在岸上，一个在船里，看清楚后，就招呼起来：“王老爹，你到哪里去？”“走亲戚。你呢？张师傅，我们公社打电话到处在找你呢。”“是啊，我就是到你们公社去的。”“那好极了！”王老爹一边说，一边把橹一扳，船就靠拢凉亭停了下来。王老爹既要去接女儿，又要去打听小猪，公事、私事忙得紧，为啥还要把船停下来呢？原来王老爹和张木匠之间还有一桩未了的“公事”。因为王老爹队里那个猪圈，年长月久，有部分木栅栏开始松动，需要修理一下。王老爹也早同张木匠说过，只因张木匠一直很忙，好几次答应了又抽不出时间来。现在王老爹看见张木匠，又记起了这件事，所以停

下船来要再同张木匠打打交道。张木匠呢，也老早想替王老爹把这桩心事了一了，就答应这次农具修好以后，无论如何抽时间替王老爹修一修。王老爹看看事情已经落实，道了声谢就想把船点开。这时候，王老爹的眼光却落在张木匠的脚上，他看见张木匠的两只手总是不停地在揉脚：“张师傅，你的脚？”“刚才不小心蹩伤了，痛得不能走！”“唷，你怎么不早说！来来，我看看。”王老爹边说边跳上岸去，把船带好就去看张木匠的脚，看看还有点红肿。王老爹就说：“这样吧，你下船，我送你到公社去。”“你自己有事情啊！”“走亲戚还能比修农具要紧！来，我扶你下船。”“你自己的事情？”“没有关系，送你到公社我不能再来。”“那要多谢你了。”“老兄弟，客气什么，来！”

王老爹把张木匠扶下船去坐好，用橹一点把船调个方向就往东庄摇去。不到一个钟头，船已摇到王老爹家里的后埠头。王老爹要张木匠先到他家里歇一歇，喝杯茶再到公社去。张木匠正觉得口渴，也就不客气，让王老爹扶上了岸，两人走进屋去。进了门，王老爹叫了声：“彩云娘！”没有回答，四面看看，也不见人。

王家大媽到哪里去了？原来王家大媽把王老爹送上路以后，想想女儿半天就可以到家，心里是万分高兴。她在家里忙着把床铺收拾收拾，好让女儿、外孙睡

得舒服一些；又是剖魚，又是切肉，忙得来是团团轉。忽然間，她又想起两个外孙最欢喜喝糖茶，可是自己昨天上街忘記了买糖。于是她就跑到张家嬢嬢、李家大媽那里东問西問，看誰家有糖放着就先借半斤再說。出去的时候，原想馬上就回来，不想东跑西跑，嬢嬢、大媽一碰头，又要夸女儿、說外孙的讲一通。一讲二讲，王老爹同张木匠到家了，她却还没有回来。王老爹见王家大媽不在家，也不去找她，就招呼张木匠坐下，想倒杯茶給张木匠喝。哪里知道王家大媽忙着剖魚、切肉，却还来不及烧开水；王老爹看看热水瓶是空的，想烧起来又太慢，还是到隔壁去借一瓶开水来泡茶。张木匠见王老爹要去借开水，忙一把拉住說：“算了，到公社里去喝吧。”王老爹哪里肯：“你就在我床上躺一歇，养养神，我馬上就来。”說着，也不管张木匠同意不同意，就一把将张木匠朝床上一按。这一按呀，却把挂帐鈎的一条绳子弄断了，帐子散了下来，王老爹也不管它，反而順手把另一头帐子也放下。看张木匠在里面躺下了，才跑出去借开水。

张木匠昨天晚上为了赶生活，两点钟才睡觉。早上，天一亮就起来赶路，本来就感到有点疲倦，又坐了一段路船，搖搖晃晃的，更容易使人打瞌睡。现在人一躺下，原想稍微閉一閉眼睛养养神，却不觉竟睡熟了。

这时候，王家大媽已經借好半斤紅糖走回家來。一到後門口，看見王老爹搖去的船已吊在埠頭里。船回來了，王老爹一定回來了；王老爹回來了，彩雲當然也來了。王家大媽愈想愈歡喜，一進門就喊：“彩雲，彩雲！”喊了兩聲，沒人答應，却看見王老爹床上的帳子放下來了。喔，想必是彩雲路上吃力，一到就在他爹床上睡着了。王家大媽心里只記得彩雲，所以盡揀自己得意的地方想。她很想走到床邊去，撩開帳子看一看自己的寶貝女兒，可是又怕惊醒女兒，反而不敢走近去。她更懊悔剛才自己兩聲“彩雲”喊得太響了些；

過了一歇，王老爹借了一熱水瓶開水回來。王家大媽一看見王老爹，就把聲音壓得低低地問：“來了？”王老爹點點頭：“來了。”“路上碰到的？”“路上碰到的。”“兩個小人都帶來了？”“他有事情來的，帶兩個小人做啥？”王家大媽聽說兩個外孫沒有帶來，忍不住喉嚨就响了：“我不是关照你一個都不能丟掉！”王家大媽喉嚨一响，就把床上的張木匠惊醒了。張木匠連忙撩開帳門坐起身來。王家大媽一看：“啊，是你？張師傅！”“是我，老阿嫂。”王家大媽眼睛朝王老爹一白，意思是：“你在搞什麼名堂？”王老爹看見張木匠坐起身來，連忙想沖杯茶送過去，轉眼看見桌子上放着一包紅糖，不覺哈哈笑了起來：“張師傅，你老阿嫂

連糖都准备好了，来来，大家冲一杯喝喝。”王家大媽当着张师傅的面又不好說：这包糖不是为你准备的。只好随着笑笑，眼睛是死劲朝王老爹一盯。张木匠喝了杯糖茶，下床来走几步試試，觉得脚痛已比刚才好得多了，便不让王老爹再送，要自己走到公社里去。王老爹留张木匠吃了飯再去，說碰巧今天家里有酒有肉，大家喝几杯。张木匠为的是来赶修农具，哪有工夫喝酒。他謝过王老爹和王家大媽，就顾自到公社去了。

等到张木匠一走远，王家大媽一股火气馬上“呼”地往上直窜。她面孔一板：“你倒好，叫你去接彩云，为什么接来个木匠？进门来还装模作样地騙我。你說，你說呀！”王老爹說：“我沒有騙过你嘛！”“还說沒有騙我，我問你‘来了？’”“是来了。”“我問你‘路上碰到的？’”“本来就是路上碰到的。”“我問你‘两个小人都带来了？’”“两个小人与张师傅什么相干？”“我問的是彩云。”“我說的是张师傅。”

王家大媽真气得面孔发青，两手发颤：“好，好，算你会說。那末我叫你去接彩云，你为什么接了个张师傅回来？”“彩云娘，张师傅是到我们公社赶修农具来的，半路上伤了脚走不动，你說，換了是你，就能让他坐在凉亭里不管帳？”王家大媽一听，道理是讲不过王老爹，这个脾气再发下去，也不能把彩云发到家里来，

还不如叫王老爹再去一趟好，就说：“好，就算你做得对。可是彩云究竟接不去接？”“谁说不去接？”“那还不快去？”“我不是要走了吗！”王家大媽看着王老爹轉身出門，第二次把船搖走了。

王老爹这一次搖船，比上一次搖得更快。来回四十多里，不能說近，队里的小猪还没有着落，心里非常着急。他“嗚——唧嘎，嗚——唧嘎”，搖过了蕩口到涼山，穿过南王繞大坑，眼看前面已到西村。这西村地方，每逢三、六、九日是牛、羊市日，王老爹把船搖近西村，只听见“咩——咩——”，“哞——哞——”，牛羊的叫声老远就传了过来，岸上是人头挤挤，牛羊遍地，看过去非常熱鬧。王老爹心里一动，暗想：我怎么把今天西村这个牛、羊市日忘記了！牛、羊市里很可能有卖小猪的，我何不上去看看。王老爹手里加劲几橈，船已靠上西村大埠头。他上了岸，吊好船，就往人群里走去。沒有走多少远，王老爹耳朵里就钻进一陣“努努努努，努努努努”的声音。咳，这不是小猪叫声嗎？王老爹立定脚步仔細一听，“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吓！不会錯，再朝声音传来的方向一找，啊！果然有一担小猪放在那里。这真是“踏破鉄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費工夫”。王老爹这一高兴啊，真象碰到了多年沒有见过面的亲人一样。他赶紧走近猪担一看。呵唷！

几只小猪啊，嘴巴短，耳朵大，背脊闊，尾巴細，一看就知道是优良品种。这么好的猪种啊，养大以后，明年全公社评比，一定又是个第一名。王老爹越看越欢喜，越看越中意，就同卖猪的讲起价銀来。一担小猪十二只，連大帶小，讲好八十元錢。王老爹买小猪的公款本来就帶在身边，这时就想摸鈔票付錢。王老爹右手伸进袋里一摸，不觉“啊呀”一声。难道錢失落了？不是。原来王老爹是被王家大媽催着去接彩云的，沒有帶籬担出来，十二只小猪又不会老老实实坐在船里，让王老爹搖回去。怎么办呢？卖猪的见王老爹有些为难，原因是沒有帶籬担，就問王老爹住在哪里。一听說是东庄的王阿炳，卖猪的哈哈笑了起来：“喔，是王老爹，不要紧，籬担你装去好了，明后天赶交流会时我会来拿的。”原来卖猪的也是陈村人，同彩云是一个队里的。王老爹得知卖猪的也是陈村人，就托他带个口信給彩云，叫她同两个外孙一起，到东庄来赶交流会。卖猪的滿口答应下来。王老爹道了謝，当面把鈔票交点清楚。卖猪的帮着把一担小猪装到船上。王老爹把两条席子分开盖在籬上，給小猪遮遮太阳。收拾停当，就解开船索，点篙离岸，滿心高兴的一直搖回东庄。

再說王家大媽第二次送走王老爹以后，在家里就一直心神不定：炒菜炒了一半，跑到后門外面看看；米倒

落鍋里，再到埠头上望望。后埠头橹声“嗚——唧嘎，嗚——唧嘎”一响，王家大媽火烧了一半也不管，就立起身来朝外跑，看看是人家队里的肥料船从后埠头摇过，又只好走回来。左等右等，太阳已經偏西了，还不见王老爹的影子。王家大媽又一次想朝后埠头奔去，还没有跨出后門口，就看见王老爹挑着一副籬担从埠头里走上来。王老爹是怕小猪在路上餓了，心想順路挑回家来先喂一頓再送到飼养场去。王家大媽一看啊：“唷！还是彩云她爹想得周到，不让两个外孙困硬艙板，还把他們装在籬里。”王家大媽的想法也对，小孩子睡在籬里要比睡在硬艙板上舒服，大人带着下船、上岸又方便，她怎么会想到王老爹会挑一担小猪回来！她又看见两只籬上都盖着席子，大概是王老爹替孩子遮太阳的，不过已經上岸了，怎么还不把席子拿掉，小孩子多气悶！王家大媽自己想什么就以为是什么，所以她沒等王老爹走近，就快走几步上前，一把扯去籬担上的席子，心想先把外孙抱一个来亲热亲热。哪里知道籬里的小猪，在船上悶得久了，已經有点“光火”，原来席子盖着还不敢动，等王家大媽把席子一扯，小猪又是一惊，就乱叫乱窜，几只調皮的，便从籬口直窜出来。王家大媽沒有想到会有这么一手，“哎唷”一声，脸孔变色，人差一点跌倒在埠头里。王老爹赶紧把担子一放，連忙說：“兜一兜，